

海院走出 男子汉

HAITUANZOUCHU
NANZIHAN

梁斌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海院走出

男子汉

HAIFYUANZOUCHU
NANZHAN

梁斌／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院走出男子汉 / 梁斌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10-09497-5

I . ①海… II . ①梁… III .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6654 号

海院走出男子汉

梁斌 著

责任编辑 : 胡 滨

封面设计 :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 0791-86898565

发行部电话 : 0791-86898815

邮 编 : 330006

网 址 : www.jxp-ph.com

E-mail :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7.125

字 数 : 140 千

ISBN 978-7-210-09497-5

赣版权登字—01—2017—47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 30.00 元

承 印 厂 :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言

2012年3月15日傍晚，北京一家酒店的一间包间里，十几位大连海运学院驾驶77级同窗聚集在一起，他们在策划今年的毕业30年聚会活动。

大连海事大学领导派出了三位干部专程来采访这些毕业生，向他们了解聚会活动的准备情况。

在座的十几位同学，有的是中国各大海运集团、各船公司的高管，有的是交通部国家海事局的司局长，有的是业界有名的海事律师，有的是资深远洋船长。

大学派来的干部要求每个人回答三个问题：

1. 你是如何选择进海运学院学驾驶专业的？
2. 在学院四年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3. 你对母校有什么希望。

实际上，我是挤进驾77级这个聚会的，我入学时进的是计算机专业77级，二年级下学期转入驾驶专业78级。

在座的每位同学都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绝

大部分人的回答是：糊里糊涂进了驾驶专业。

这不奇怪，即使是现在，大部分学子在填写高考志愿时，都面临一个难题：学哪个专业？

解决方案无非是以下几个：父母之命、老师推荐、传说中的好专业、不可公开的因素……

我的一位同窗，闫晓波船长，曾任中海集团海员外派公司总经理，每年他都去大连海事大学招聘新海员，最后面试这一关他会亲自上阵，他对每一位面试的毕业生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点上远洋船？”

学生们的答案有很多，闫船长认为最好的答案是：我周围有人是远洋海员。

闫船长认为因为有人向该生介绍过远洋海员的生活，该生对远洋生活有所了解，做好了准备，将来会踏实地在船上工作，一定会有所作为。

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十万海员，他们会影响、带动很多年轻人，而30多年前，中国远洋海员人数不多，我们那时绝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远洋海员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既然在座的大部分同学是糊里糊涂学了驾驶专业，他们在大连海运学院的四年中学到了什么，在毕业后的30年中又是如何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业绩？这就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动力，也是我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期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了解，大连海运学院是如何培育出中国航运界高级人才，大连海运学院驾驶专业毕业生是如何从不知道远洋船是什么到成为中国航运界的栋梁。

目录

CONTENTS

引言	001
学男人的专业	001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011
海难——那永刺在我心中抹不去的痛	015
校园轶事——救火	031
校园轶事——舞会，艳遇	042
校园轶事——游行与罢餐	051
在外过年	062
第一次远航	074
洗大舱	085
百年修得同船渡	092

八路船长	100
政委	115
师兄白船长	122
外派船	130
在委内瑞拉差点顶板凳	146
船长的选择	156
别和大海较水性	161
台风呼啸	166
从实习生到船长	171
怀念任船长	182
老海狗	191
玩了小日本一把	200
狼没来，我们成了龙	206
后记	217

学男人的专业

一、

上哪所大学，学哪个专业对一个人的一生是有重大影响的。而决定一个人坚定地选择这个专业的因素是多样的。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当我填写志愿时，我想去大连海运学院学远洋驾驶，原因是从小我就喜欢海军军服，一身白色的军服，蓝白相间的水兵服披肩，水兵帽后缀的两条黑色飘带总给人一种潇洒、飘逸、神秘的感觉。

我高中毕业那年，来我们学校招兵的是东海舰队航空兵地勤部队，他们要18岁以上的，我当时只有16岁，我看着同学们神气活现地穿着蓝色的海军服，心里只有遗憾。

人生有些机会只有一次，中学毕业没能参军，以后再没有机会了，既然不能穿海军军服，我就要穿远洋海员制服，何况当远洋海员还有大海、远方，随船远航的浪漫，各国风情的未知……

可是父亲不同意，父亲1938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后就是报务员，

在通信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他希望儿子能接他的班，把中国的通信事业继续做强。

在父亲的期望和我的愿望中，我们父子达成了妥协：第一志愿：北京邮电学院数字通讯专业。第二志愿：大连海运学院通讯专业。第三志愿：北京化工学院。

我知道，父亲不愿意我学远洋驾驶不仅仅是他希望我子承父业，更是他心里不希望我远航。大海，对于人们来说是危险，是不可知的代名词。父亲从军后远离家乡十几年，在战火中出生入死，他自己可以历经磨难，却希望儿子能够过太平安稳的日子。

几年后，当我驾驶着远洋船在大洋上航行时，父亲每天晚间看电视就多了一个必看的节目：我的船所在海域的气象情况。

年轻人都有梦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是年轻人的特权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之一，只是年少气盛时有多少人想过父母的感受？

高考之后，我继续干着我的铁路信号工，一天，上级通知我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见大连海运学院招生老师。当我面对老师们时，他们告诉我：准备录取你学计算机专业。

我问：招生简章中没有这个专业啊？

老师回答说：招生简章发布之后，学院考虑到未来科技的发展，专门向交通部申请增加了这个专业，你现在就答复我们你接受不接受？

计算机专业的前景广阔，可是数理化中我最头疼的就是电路，选择数字通讯专业已经是遵从父命，学一个专业就该选在这个领域最强的学校，计算机专业不是大连海院的强项。怎么办？父母

那时都在外地出差，不可能马上联系上他们求得他们的同意。而我现在必须给老师们答复。

我决定去，先进海运学院的门再说。

二、

入学后，我在电子系计算机 77 区队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我担任了区队长，我们计算机 77 区队是辽宁省大学先进班集体。

一所好学校得有三好：教师，校设，校风。

我们电子系 77 中队的中队长刘宝珠老师对我影响很深，

刘老师是“文革”前大连海校驾驶专业毕业生，他给我讲了很多海运学院的事。

大连海运学院 1953 年由上海交大海运系、葫芦岛商船学校、大连海校等几家学校合并而成，主要培养方向是远洋航海人才。1963 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学院开始半军事化的办学特色，学生穿海军制式校服，按体育院校伙食标准吃饭，学院设有军训处，班级叫区队，年级叫中队。水上专业招生时对学生的身高、视力、形象都有较高的要求，有体育特长的优先考虑。

1978 年夏，外出招生的老师回来后兴致勃勃地对航海系左广隆主任说：“这次我招了一个身高 197 的新生。”

左主任很高兴，新生入学后他跑到学生食堂，满世界找这位未来的校队篮球中锋，结果 197 的没找着却发现个 147 的。

左主任叫住这新生：“明天你到系里去一趟。”

第二天那小伙子满怀狐疑来到系办公室，等待他的是转到陆

地专业的通知，尽管他一再申明自己热爱远洋，但系里说：招生简章里写得明明白白，水上专业的学生必须两眼裸眼视力总和在2.0以上，相貌端正，身高170以上。

是的，航海系的小伙子们个子180以上的占三分之一。

左主任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去大连上学的火车上，我们碰到了一位中年人，他年轻时在大连上大学，他说：“文革”前的大连海运学院学生有三个与众不同：英语、喝酒、交谊舞。

我转入驾驶专业后的一次元旦，中午食堂加菜，每人发了瓶啤酒，我们把菜端回宿舍，又买了些酒，喝得很开心，可也喝得醉倒不少。这时左主任来看我们，他本想看看大家节过的如何，再叮嘱一下过了节好好复习准备考试，没想到看到的是一个个东倒西歪，主任看一个寝室骂一句：“没出息！”

我们几个没醉的学生干部跟在主任后面连连解释说过节了，一高兴才喝多了。

主任走到楼门口回身冷冷地说了一句：“喝这么点就喝醉了？哪像海院的学生！”说完扬长而去。

我这才明白：主任不是说我们喝酒不对，而是说我们酒量太小！

我们的朱杰院长，瘦高的个子，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睛，说话慢条斯理，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副学者的风度。

朱院长是革命军人出身，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曾任解放军营长，

立下过汗马功劳，肺部一直残留着国民党军的弹片。朱院长坚持海运学院以航海为主，一切都围绕着培养远洋航海人才转。

我们刚入学的头一个夏天，大连市通报说可能有地震，学校就派了专人守夜。一天晚上，西山校区航海系几个读夜书的家伙读完书跑到盥洗间洗澡，水管的水压不足，铛铛乱响，守夜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拿起警锣一通敲，这下好了，全楼的人一楼的跳窗，二楼的乱跑，三楼的也有的跳楼。摔伤了好几个。

航海系摔伤的同学被送到东校区的院医务所，校医通知大连第三医院派救护车来，救护车半夜进校，怕影响东校区的学生休息，没有拉救护笛，可是校园的水泥板马路年久失修，车轮压上去发出了响声，东校区的学生听到了响声也以为地震了，也有跳楼的。这下，医务所的伤员更多了。

朱杰院长半夜从家里赶来，在宿舍楼下气得转着圈的跺脚发火：

“海院学生精神哪去啦？一点动静你们就如此惊慌失措！你们将来当了船长、老轨（轮机长），一有事你们也带头跳海弃船？我们海院的传统哪去啦？没点不怕死的精神就别从我这海运学院毕业！”

如果说我在学院的四年半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看到的朱院长发火的样子和这番话。

在学校的体能竞技场上，航海系轮机系等水上专业学生是最生猛的一群，课余时间各运动场从来都是人满为患，不论是运动会还是什么体育比赛活动，海上专业的小伙子们都是死不服输，死争第一！

海院的篮球、排球、足球，游泳校队主力队员入学前大多是省，市一级专业队的成员或苗子，他们外出比赛，打赢了神气活现地接受同学们的欢呼，失利了咬牙切齿非要复仇。

驾驶 77 级有位欧阳超，为校足球队队长，一次，他率领校队参加东北地区片大学生足球联赛，在与某体院队对阵时，上半场我校队 1:0 落后了，到下半场时他下了死令：“输了今晚谁也别想好过！”

下半场一开场我们的队员们发了疯的横冲直撞，很快扳平了比分。对方也不示弱拼命反攻，在快终场时双方争红了眼。一次争抢球中，欧阳队长的头被对方挤撞到门柱上碰破了，鲜血流了下来，队医见状提着药箱赶来救护，可欧阳兄一个挺身从地上跳起来，用手把脸上的血一抹，任凭汗水血水在脸上横淌着，带着球向对方大门扑去。

对方的守门员看他满脸鲜血一副凶狠样，不由得楞住了，竟给他让开了大门，在同学们的一片欢呼声中，他狠狠地把球灌进了大门！

多年以后，一位朋友谈到他去看望在英国上中学的女儿时发现，英国的中学很注重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原因是体育运动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能，培养了竞争意识，更重要的是能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很多运动项目没有团队精神是无法取胜的。

在大连海运学院水上专业，日常生活中处处弥漫着一种气息：体能，竞争，勇敢，不屈不挠，正直，责任心。

听听航海系小伙子们喊的那些口号：

驾 77，永远第一！

让飘扬着五星红旗的船航遍四大洋！

海运学院的干部、老师不论是讲话，授课都推崇那些不惧生死，面对大风大浪谈笑风生的老船长，都传播着一个规则：如果因为船长的原因船没了，作为船长不如一起下去！

很多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其来源，为什么老师们会推崇这样一个规则？

不明白归不明白，这样的推崇使得航海系学生最崇拜的是那些不惧生死，面对大风大浪谈笑风生的老船长，大家在讨论“铁达尼”号船长该不该和船一块下去时，大多数都是一个口气：船没了，作为船长不如一块下去！

很多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其来源，为什么船沉没时，船长要和船在一起？为什么船上的轮机长被称为“老轨”？

后来，我翻阅了很多资料才知道：没有哪条法律或制度规定船长一定要和下沉的船在一起，只是航海界多年来的一个潜规则：当一艘船沉没时，船长应该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尤其是有乘客时，船长不努力组织救援自己先弃船逃生，他回到陆地受到的是道德的谴责。

道德，很多时候比法律更能催人终于职守。

人们在谈论韩国“岁月”游轮沉没时率先逃跑的船长时，很多人问我的评价，我说：“那不是船长。”

大清末年，中国有了自己的轮船公司，开始，船上的轮机长都欧洲人担任，后来，有了中国轮机员，这些轮机员是来自大清

铁路的工程师们，因为来自铁轨边，所以，人们称轮机员为“轨”，轮机长是老轨，大管轮为“二轨”，二管轮为“三轨”，三管轮为“四轨”。

三、

大二下学期，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著名作家柯岩写的一篇报告文学《船长》，开篇的第一句话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

“Master，直译是船长或主人。那么，对他，贝汉廷，怎样译更确切呢？”

这片报告文学写得是新中国航海家贝汉廷船长的故事，我一口气读完后热血沸腾，我决定转专业。

许多年后，我和一位心脏外科专家聊天，他说他当年上大学时也读了柯岩的《船长》，也热血沸腾地想学航海，只是医学院不能转海运学院，至今有点遗憾。

有人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是的，一篇好文章、一本好书会有时会影响读者的一生。

按照学校规定，一年级平级转，而且鼓励非水上专业的转水上专业，二年级一般不能转。

我上窜下跳，首先取得了刘宝珠老师的支持，他替我获得系领导的同意，可是决定权还是在学院。在他的指点下，我找了学院学生部史业校部长。

那时候，每当领导作报告时，下面的学生不是拿个小本背英语单词就是低头看书。

而史部长每次给大家作报告时，大家都是听得津津有味，史部长不讲套话，空话，只讲海上发生的新鲜事，他不紧不慢，娓娓道来，通过一个个事件告诉我们，作为一位海员应该怎样处事。

史部长很支持我，但是他也说：按照规定，二年级一般不能转，即使转也得降一级。尤其是我们计算机专业这个区队，由于是交通部系统院校第一个计算机专业班，我们区队的每一位同学，将来都是各单位急需的。所以转专业很难。

史部长表示他一定尽力而为。

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消息，中队长建议我去找周教务长，并说我们区队的团支部书记和教务长有亲戚关系。

我求团支书帮我托关系，这位女书记听我请她帮着“走后门”，立刻鄙视地看着我，最后她居然被我说服了。

过了两天我直接闯进教务长办公室，对教务长表示了我的决心。教务长看着我，点了点头：“那就降一级转吧。”

我成功了！我要去航海了！什么是好专业，什么是好工作，你愿意学，愿意干，而且能干好就是好专业，好工作。

当我到航海系报到，坐在驾驶 786 区队的宿舍床边后，我才写信告诉了父母我转专业了。

父亲回信说支持我的选择。

其实我心里觉得有愧于父母：因为 78 级比 77 级晚半年入学，他们要多供养我半年时间，我毕业后远航，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牵挂。